

普通一兵

馬特落索夫

普 通 一 兵

——马特洛索夫

〔苏〕帕·茹尔巴著

孙 广 英 译

中国藏书用普出版

普通一兵
——马特洛索夫
〔苏〕帕·茹尔巴著
孙广英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5印张 2插图 246千字
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2版
1984年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31,001—98,000册 定价1.30元

主要人物表

亚力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萨沙)

马卡尔老爷爷——“红色游击队员”集体农庄庄员

柳达·齐若娃——马特洛索夫的同学，后来是独立高射炮营的中士

儿童教养区的学童：

季莫什卡·叔金

维克托尔·恰依卡

勃雷兹金(戈沙)

叶廖明

伊格纳特·克雷柯夫

莉季亚·弗拉西耶夫娜——儿童教养区的教员

克拉夫楚克——儿童教养区的辅导员

谢尔盖·李伏维奇——儿童教养区钳工机械车间的领班

切特维尔托夫——儿童教养区的辅导员

叶夫盖尼亚·伊万诺夫娜——儿童教养区图书馆管理员

琳娜——护送一些儿童自列宁格勒撤退的女青年、马特洛索夫的女友

布格拉乔夫——“西伯利亚人志愿军斯大林旅”旅政治部副主任

阿法纳西耶夫——第二营营长

克里姆斯基赫——副营长，营政治部主任

阿尔丘霍夫——连长

玛尔特·凯得罗夫——连党支部书记，事务长

勃拉金——营共青团书记

柯拉勃列夫——排长

瓦利亚·谢皮查——女卫生员

连队战士：

亚力山大·伏朗诺夫

亚力山大·马克耶夫

米哈依尔·达尔巴达耶夫(米什卡)

彼得罗·安托辛柯——马卡尔老爷爷的孙子

帕沙·柯斯特廖夫(帕什卡)

米哈斯·别列维奇

马特洛索夫同志的伟大功绩应该成为红军的一切军人在勇敢战斗精神和英雄主义方面的榜样。

约·斯大林

目 次

上 卷

一	金剛山	3
二	罌粟为什么开红花	9
三	第聂伯河上的灯火	24
四	突然的转变	30
五	新家庭	37
六	朋友们的裁判	48
七	到星球去的路	64
八	“困难,但是有趣味”	81
九	“只有前进!”	101
一〇	历史课	114
一一	战争	126
一二	再会吧, 亲爱的人!	141
一三	女教员莉季亚·弗拉西耶夫娜	145
一四	友谊	149
一五	锻炼	156

一六	挫折·····	169
一七	爱情·····	176
一八	告别·····	193

下 卷

一	步兵学校·····	201
二	重要事件·····	214
三	开往前线·····	223
四	菲利车站·····	232
五	需要最勇敢的·····	240
六	前线的日常生活·····	262
七	有本事的人需要的是成长和力量·····	274
八	党在领导着·····	285
九	心的呼声·····	297
一〇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	304
一一	进军的道上·····	312
一二	难民·····	327
一三	谁是真正的朋友·····	334
一四	来信·····	350
一五	侦察·····	358
一六	洛莫瓦特大松林·····	368
一七	誓词·····	375
一八	黑林子争夺战·····	383
一九	救营长·····	390

二〇	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395
二一	马特洛索夫式的战士们	415

上 卷

— 金 刚 山

从莫斯科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快车，清晨在扎波罗热站停下了。

乘车到克里木天然疗养地去的兴致勃勃的旅客们，一下子把月台挤满了。

一辆车厢底下的工具箱的小门儿稍微掀开了一些。谁也不曾疑心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箱子里还会有旅客。在揭开的小缝里先露出了蓬乱的头发，随着就伸出一张象黑人一样黑的、染满了尘土的脸，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的脸，他的两只发光的蓝眼睛小心地张望着。

他向周围看了一下，急忙从箱子里跳出来，钻到车下去。用袖头擦一擦脸，要揩掉尘土，但脸并未显得清洁些。

他走近下一辆车厢底下的箱子旁边，轻轻喊道：

“季莫什卡，你还活着吗？”

“活着呢，”从箱子里传出一个很细的声音。“就是没法子喘气。尘土直往喉咙里灌。给点水喝，萨沙①”

“好吧，我去拿来。你可别爬出来，要不，咱们就坐不上火车了。”

萨沙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抖一抖衣上的尘土，向着太阳

① 本书主角亚力山大的简称。——译者

眨眨眼睛，就走去找水。

夜里他把自己的小朋友安置在箱子里，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对他的需要和安全负责。至于季莫什卡抱怨尘土的话，他却没有放在心上。他自己一路上在这该死的箱子里也曾被尘土呛得喘不过气来。可怕的轰隆声、震荡和狂风，几乎把他吓得眼睛都要跳到额上来。那狂风往箱子里边吹打，好象马上会把他从箱子里吹出去似的——那时候可就完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幻想着几乎要环游世界，那么即使有些不舒服也得忍耐着。

夏季快过去了，冬季也不太远了，两个小朋友决定坐车到温暖的克里木去。但是要乘车，却不是容易的事！他们连一文钱也没有啊！

当萨沙准备从保育院逃出来的时候，他所想象的，是完全和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不同的。他想要象草原上的风、象飞鸟那样自由，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逃走以后的最初几天里，尝够了挨饿的味道，他动摇起来了：是不是应当回到保育院去呢？他在那里曾经吃得饱，穿得洁净，睡在清洁的床铺上。晚上红色娱乐室里经常很热闹。萨沙喜欢唱歌和听歌曲。他曾经做了一个最好的飞机模型，和柳达在一起描绘过画册。在保育院里生活得不坏呀！但是萨沙只要想起了那个胡子被纸烟熏得发黄的院长，他马上就暴躁起来。他不会忘记那次不可宽恕的侮辱：“没有相信我的诚实话，在站队的时候，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羞辱了我。不，我宁可饿死，无论怎样也不回去！”

但是怎样生活，做什么，到哪里去，萨沙却不知道。

他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很早父母就都死了。父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工厂的工人，因为他响应党的号召，协助农民联合起来组织集体农庄，在偏僻的乡下被富农杀害了。两年后母亲也死了。他由祖母抚养。祖母会讲许多故事，常带他去看第聂伯河，给他讲述祖父——第聂伯河上勇敢的领港员的故事，并且尽她的能力，监督他在学校里的学习。后来祖母也死了。在乌拉尔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姨母，但是萨沙从来没看见过她。

有时候，萨沙孤孤单单地在市集上的摊贩的棚子下面发愁，寻思着：为什么院长认为一定是他拿了蜂蜜，并且为什么不信任他的诚实话呢？是不是因为萨沙没有隐藏自己的怒气而激烈地反驳了那些不公允的指控呢？但是萨沙所采取的态度根据的是祖母的教导：“孤儿象路旁草，什么人都可以践踏。但是你不要弯腰。不是弯腰的时候。人们欺侮你，你不要屈服！”

但是，在萨沙遇到季莫什卡以后，他就不再因为思念保育院而苦恼了。季莫什卡·叔金初看是很可笑的，满脸雀斑，生着一脑袋火红的头发，十分丑陋，但是却灵活得象一条泥鳅，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绝不会有差错。他拚命地闪动着两只眼睛，向萨沙讲着在帕米尔的什么地方的神秘的金刚山。他讲得那么诱人，萨沙听得出神。

“我知道到这座金刚山去的秘密道路！我的爷爷什么都对我讲过了！那座山的山洞里的宝石真多，人们刚一点着火亮，那些彩色的发光宝石的光立刻就把人的眼照瞎了。

可是，我爷爷教会了我先用什么水洗眼睛，这样，到那个山洞里眼就瞎不了。所以咱们可以有十分把握。咱们愿意拾多少宝石就拾多少，每一小块宝石的价值都在一千卢布以上。咱们把这些宝石运到莫斯科，交给政府，讲一讲金刚山的情形。所有的报纸都会登载关于咱们的消息，并且印上相片！学者们也会把咱们认作勇敢的探险家。他们会带咱们去作长途旅行。咱们就可以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

萨沙很早就十分想游历，他想登一登高加索和帕米尔耸入云霄的高山，看一看山巅的湖泊和喀拉·库姆大沙漠，看一看大洋中的轮船以及无法通行的密林。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关于著名旅行家们的书籍，准备步行走几千公里，坐在轮船的货舱里，躺在火车车厢底下的工具箱里，或者站在特别快车的脚凳上飞驰，叫风在耳边呼呼叫。

但是萨沙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自己的旅行，也不知道路上吃什么才不致饿死。而且，任何车站上民警都可能把他扣留住，送他到保育院去。然而，萨沙却和季莫什卡勇敢地离开了故乡的城市。这样，他们的流浪生活便开始了。

他一边在月台上走，一边左右张望着，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他全身都被那狭窄的箱子壁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觉得很疼。口中又干又苦。舌头被尘土弄得象粗糙的呢子一样硬。他沿月台走着，一边享受着新鲜空气，一边想着自己这次艰苦的旅行，却没注意看人们。

突然有人喊他：

“萨沙，是你吗？”

他转过身去——不知所措了。一个面孔微黑的乌发小姑娘——柳达·齐若娃向他走过来。在保育院里，他和她常常在一起画画。这次相遇使她很高兴。柳达向来都喜欢这个直爽的、不诡诈的男孩子。她的一双象熟透的樱桃一般的黑眼睛闪着光。

“哈，萨沙，你怎么弄得这样……”她说了半截就突然不说了。

但是萨沙看她的眼色就明白，她是想说“这样脏”。

他不在意地对她的雪白套衫和绸子红领巾看了一眼。

这次意外的会面使他很不愉快。真想钻到地里去，免得看见这个洁净的小姑娘的眼睛。他羞愧难当，又怕引起民警的注意，因此就想跑开。但是柳达却问道：

“你也许是饿了吧？”说着就把一个很大的甜梨递给他，“你拿去吧！”

饥饿和梨的香味使他肚子里翻腾起来，但是男孩子却扭过身去说：

“去你的，我不饿。我也许连点心都吃够了呢！”

“我的一切功课都是优等，”柳达夸耀地说。“我现在和同学们到阿尔捷克少年先锋营去。我看，你不是优等生吧？”

萨沙听到她的话，气得直哆嗦。优等生！他觉得小姑娘分明是嘲笑他。他忍着即将迸出来的眼泪，骄傲地挺直身子说：

“赶快到你的阿尔捷克去吧，不干你的事不要多嘴！”

突然，一个象萨沙一样满身尘土的男孩子，象箭一样顺

着站台飞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

“快逃！”

萨沙看见一个民警和一个车务员正在打开每一车厢下的箱子，于是他也跑起来，并喊着：

“季莫什卡，爬出来！”

但是已经晚了。

车站上的钟声响过了。人们急忙回到车厢里去。车开了。萨沙从仓库后面看着开动的火车，心里委屈得厉害，瞎，被丢下了！季莫什卡怎么办呢？他是走了呢，还是被民警捉去了呢？

萨沙不敢再回车站，怕被捉去。那里已经有几个流浪的孩子被民警扣住了。他小心谨慎地藏在一堆煤后边，开始观察车站上的情形。什么地方也没有季莫什卡。

忠实的小朋友这样突然地丢掉了，真冤枉！

太阳烤热的煤烫他光着的脚，但是萨沙仍然不住地瞧着车站。月台上的人走完了的时候，萨沙又钻到车站上去，四面瞧着，找遍所有的角落，但是仍然没找到季莫什卡。

现在这饥饿的、象风一样到处游荡的萨沙到什么地方去呢？显然，无依无靠的孩子在这里无法生活下去。他甚至已经饿得心慌了。是不是要到临近的乡村去呢？那里总会有人给些什么吃的。不然在菜园子里或果园子里也能弄点什么吃……

他出了城，沿着第聂伯河岸走着。